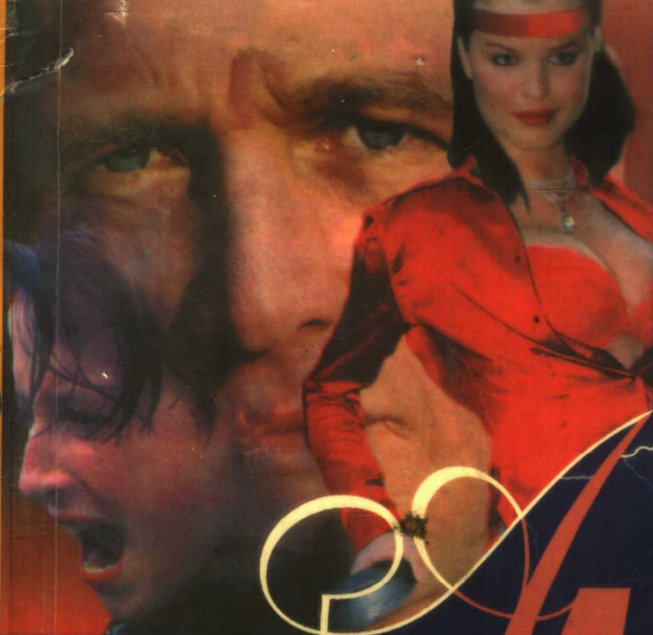




六翼天使

谭力升 等/译

[俄] 亚历山德拉·
玛丽尼娜 /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2.45
48

玛丽尼娜侦探小说系列

六翼天使

[俄] 亚历山德拉·玛丽尼娜 / 著
谭力升 等 / 译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翼天使/[俄]玛丽尼娜著;谭力升等译.—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1.9

(玛丽尼娜侦探小说系列)

ISBN 7-80623-288-5

I.六… II.①玛… ②谭… III.侦探小说—俄罗斯—现代
IV.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7105 号

图字 16-2001-017

原文名称:Шестикрылый сераФим

本书译自 Убийца поневоле(АОЗТ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ЭКСМО>, 1995 年版)

本书中文专有出版权通过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获得

(参加本书翻译的人员还有:冯月琴、谭永杰、谭勇庆。审校:杨世招)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4.375

字数 109000 印数 1—4000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致中国读者

中国正在翻译我的书,我那些可爱的主人公们现在要讲汉语了,这令我十分高兴和惬意。我特别希望你们阅读时不但关注俄罗斯产生犯罪的情况和原因,而且关注我们国家里今天人们的生活状况如何,他们在思考什么,梦想什么,希望什么,担心什么。我的书是写爱情、嫉妒、仇恨、报复的,是写友谊与背弃、荣誉与耻辱的,也就是写每个人都容易理解和感到亲切的事物,而与其所在的国度和使用的语言无关。

我愿意相信,你们阅读我的书会得到哪怕是少许的快乐。对你们能阅读我的书,我先致谢意。祝你们成功,安康,幸福!

谨致敬意与爱忱。

亚历山德拉·玛丽尼娜

引 子

1

1977年7月16日 莫斯科

通道上铺着软软的地毯,走在上面悄然无声。女秘书边打开办公室的大门边提醒说:

“请进吧!正等着您呢。”

桌子上摆放着一架老式的舵轮式的座钟,正在颤悠悠地运转,使人产生一种印象,似乎与你谈话的人是个舵手。其实,在一定意义上讲也就是这么回事。

办公室的主人从桌子后边走过来,向进来的人伸出一只手。

“您好,亲爱的,对不起,在这个时候惊动您真不合时宜。家里怎么样?身体都好吗?工作顺利吗?”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并不需要回答,都是一些客套话。

“谢谢,一切正常。”

“那好,就说正事吧。我这儿有一个年轻的科员,在一本文集中偶然看到一篇文章,很有意思。当然,这些文集很少有人阅读,但总是令人不舒服。是这么回事,这篇文章里写了一些我们已使用多年的组织机构,尽管里面没有提到任何姓名。从各方面分析,作者还没有嗅出什么东西,但他却作了某些不能允许的类比。我们的意见是,文章涉及的题材不能成为讨论的对象,任

何形式的讨论都不允许。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的，完全明白。对作者怎么处理？”

“我已下令：印出的文集全部如数收缴。至于作者，亲爱的，这就是你们的事了。你们要从各个方面去考察他。根据文章判断，他绝不是个傻瓜，说不定他对我们有用。总之，你们要制定出几种方案。这是那本文集，这是有关作者的资料。我再强调一次，我们不允许把这些方法声张出去，但愿不要传到西方。如果我们从‘美国之音’、‘自由世界’或者‘德国电波’中听到有关作者和这些方面的广播，你们会受到什么处罚，我想想都觉得可怕。这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我相信您，我们在一起工作已经多年了。我已经向同志们做过保证，您不会使我们失望的。”

办公室的主人站起来，伸出一只手。这里不接受不同意见。

“看到您很健康我十分高兴。”

“谢谢，我可以走了吗？”

“看您，干吗这么正规？请向您的夫人问好。”

双层坚实的大门关上了。背后留下了女秘书的微笑、柔软的地毯通道和大门旁彬彬有礼点头致意的门卫。

2

1978年11月11日

莫斯科内务局切廖穆什卡刑事侦查处处长：

兹报告，1978年11月10日我担任莫斯科市第27民警分局刑事侦查处值班检查员。当日20点左右我请求第27民警分局值班员民警大尉戈卢别夫放我回家吃晚饭，并请当时正在分局里的领班检查员民警上尉米申替我值勤到22点。当我22点吃过晚饭回来时，B.H.米申办公室的门是关着的，里面没有灯光，我当时以为他没有等到我回来就回家了。

11月11日9点，与B.H.米申同一办公室的民警大尉M.

Д.沃尔科夫用自己的钥匙开了门,发现米申的尸体躺在桌子旁边的地板上。没有发现任何搏斗的痕迹,也没有发现无关人员到过办公室的痕迹。我便请来内务部刑事侦查处的行动组并报告了民警分局的领导。对 B.H.米申的尸体和办公室进行检查时,没有找到办公室的钥匙和开保险柜的钥匙,米申身上也没有他本人的警徽和印章。检查办公室的时候发现保险柜也没有加封。但正如持有米申保险柜第二把钥匙的 М.Д.沃尔科夫所说,保险柜里井然有序,什么东西都没有丢失。

莫斯科市第 27 民警分局刑事侦查处检查员民警中尉

尼基金

3

1978 年 11 月 25 日

莫斯科市,彼得罗夫卡大街 38 号。人事检查处处长办公室。

“沃尔科夫,您是在包庇自己的同事,这一点很清楚。这是一种虚假的同志感情。我们清楚,米申当时喝酒喝醉了,这是法医技术鉴定的结论。我们想知道,他在办公室里与谁在一起喝过酒?存放他个人警徽和印章的保险柜的钥匙哪里去了?”

“我无法反驳法医技术鉴定的结论,但在我和米申一起工作的 4 年中,我从未见过他在工作场所醉过酒。他对喝酒一般是不感兴趣的。您有关于他死亡原因的结论吗?”

“我没有结论,但您不要钻我的空子。酒瓶在哪里?”

“什么酒瓶呀?”

“您听着,沃尔科夫,当然您是一个有资历的侦查员,但我们也是在工作。当您进办公室时,桌子上曾放着一个‘首都’牌酒瓶,而且还带着螺旋起子,里面还有大约三分之一的酒没有喝完。您在包庇谁?谁把这个酒瓶拿去了?我知道,您想挽回死

者的声誉,可是为什么要欺骗自己人呢?”

“是的,少校同志,桌子上确实有过一个酒瓶,您说得对,里面剩下的酒大约有150克。但这个酒瓶是我的,这瓶酒在那之前就己打开大约有两个星期了。我是用来为一个自己人‘治病’的,他的心脏每天早晨都发生停跳,这酒为自己人保管着,没有别的用处。他每天早晨到我这里来讲一些重要情况,我就给他倒上50克酒。您和军官们打交道,要了解情况,他们会无偿地讲给您听,可是我们要为每一句话付出代价。”

“不要躲躲闪闪了,沃尔科夫。”

“这怎么是躲躲闪闪呢?米申即便是喝了100克至150克的酒,对他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他的块头那么高大,有两米来高,体重100多公斤,100克酒对他来说算得了什么?哦,对了,他的血压不太正常。”

“沃尔科夫,您到底把酒瓶藏在哪里了?”

“没藏到别的地方去,酒瓶一直放在我的保险柜里,我滴酒不沾,大概您是知道的,患胃溃疡当然不能喝酒。我的人有点小病,我就给他准备点酒。”

“对,少校同志,应该检查一下酒瓶。我已经把检验笔录带来了,检验时有鉴定专家参加并且有证人在场,而且是11月12日检验的。请过目,酒瓶上除了米申没有任何其他人的指纹。您的指纹哪里去了?您说过,酒瓶是您的。”

“酒瓶的确是我的。但我们原来有一个习惯,自从长颈玻璃酒瓶打碎以后,保险柜里放的酒瓶总是擦过的,不留指纹,以防万一,为什么这样做,您明白吗?现在钥匙还没有找到。不错,米申原来有一个很蠢的习惯,总是把钥匙忘在外面的门锁上,自从我们装了新锁以后,还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有几次米申把门带上,钥匙忘了拿走。我们只好把锁卸掉,另换新的。那一天我一直没有见到他的钥匙。11月10日我上班比米申早,他来之前门已经打开了。我们这里整天都有人,我们是一起去吃的午饭。门好像是我开的,我记不太清了。”

“您认为丢失钥匙和米申的死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您想说他可能把钥匙放在什么地方，丢了，是不是？”

“我想说，这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您对我的意见感兴趣的话，那么依我看，您是在没有刑事犯罪的地方寻找刑事犯罪。”

4

1986年9月19日，达戈梅斯镇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索契区达戈梅斯镇

验尸笔录

查验于10点10分开始，11点10分结束。

本人，达戈梅斯镇民警处刑事侦缉员、民警上尉Ф. А. 科伊姆希季。作为证人应邀到场的有：彼得·伊万诺维奇·吉洪年科，住达戈梅斯镇滨海街10栋；奥克萨纳·谢尔盖耶芙娜·科瓦利，住达戈梅斯镇滨海街8栋。参加检验的有：“达戈梅斯”舟艇码头救生员Н. Ф. 科纽霍夫，И. Г. 拉芙罗夫斯卡娅，“救护站”的医生菲尔特舍尔，对公民阿洪多夫的尸体进行查验。他于1936年出生于巴库市，现住巴库市费奥列托夫街26/15栋7号，系巴库炼油厂供给科科长。

在查验之前，公民阿洪多夫的尸体已从水中捞出，仰面躺在岸边，男性尸体，看上去有50岁，身高165厘米，身体发育正常，弯曲的黑色头发中有白发，高前额，秃顶，大鹰钩鼻子，褐色眼睛，小嘴巴，上颌左边第二、三颗牙上镶有黄色金属牙冠，下颌右数第六、七、八颗牙齿缺，左数第四颗牙上镶有黄色金属牙冠，下巴左边有一颗很小的痣，皮肤清洁，右手腕戴一黄色金属手链，上有一薄片刻有“阿洪多夫，А‘IV’，+”字样。左手戴有一黄色金属表带的“劳莱斯”牌黄色金属手表，浅绿色表盘，表壳背面上

的号码是 88047942,手表处于完好状态。

尸体着深蓝色带有白色商标“La Costa”的游泳裤。经外观查验,尸体上没有发现搏斗或躯体伤害的痕迹。1986 年 11 月 19 日 10 时 20 分“救护站”的通知已经确认其死亡。

随查验笔录附:公民阿洪多夫留在游泳场的私人物品——带“La Costa”商标的白色短袖衬衫一件,深蓝色带三个白道“阿迪达斯”牌运动裤,白色“阿迪达斯”牌袜子,“Adidas - Torion”旅游鞋,黑色提包一个,内有巴库市中央区民警分局 1976 年 6 月 8 日颁发的 11 - A3568945 号阿洪多夫身份证一张,面额不同的纸币共 830 卢布 56 戈比,休养证和一把客房钥匙,上面带有“达戈梅斯”综合体 1208 号的小牌子。

查验在自然光下进行,参加者和证人没有补充和说明。笔录已经大声朗读,记录准确无误。

证人签字:吉洪年科

科瓦利

参加者:科纽霍夫

拉芙罗夫斯卡娅

菲尔特舍尔

第一章

1

“本人，玛丽尼娜·亚历山德拉·鲍里索芙娜，1957年出生于莫斯科。母亲玛丽尼娜·加林娜·费奥多罗芙娜，工学院副教授，1979年在莫斯科去世。父亲马里宁·鲍里斯·利沃维奇，律师，1978年在列宁格勒去世。我于1974年中学毕业后入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法律系学习，1979年毕业。1978年转入法律系夜校部学习并参加内务部机关工作。1978年—1981年在莫斯科市第27民警分局未成年人事务检察院工作。1981年—1991年做《刑事犯罪通报》杂志评论员。

“1975年与公民亚斯诺夫 C. A. 结婚，1977年解除婚姻关系，无子女。现住址：莫斯科，103287，第5胡多尔斯科耶街，6栋，23号。”

主编推开我的自传。

“玛丽尼娜，如果可以的话，我向您提几个不礼貌的问题。”

我点了点头。

“您在大学最后一个学年转入夜校……”

“这件事既很平常，也很浪漫。如果您有时间听的话，我可以讲讲。”

“非常感谢。”

“说平常就是我和妈妈没有钱。她去世前两年几乎一直在医院里度过的，因为她领的是计时工资，生活靠我的助学金和她凭病假条领取的工资。”

“这很清楚。我想知道的是另外一些事。我本人住在切廖穆什卡区，与第 27 民警分局相邻，在工会街。您那时是住在现在住的胡多尔斯科耶街吗？”

“是的，当然。”

“难道在您家附近就找不到工作？干吗要穿行整个市区去上班呢？”

这就要说说关于米申的情况了。

2

……我和米申在 1977 年夏季相识。当时我在切廖穆什卡区人民法院实习。被指派当我实习老师的法官对我提的问题显然是厌烦了，所以他总是差遣我外出办事。夏季的一天，他要我和法院的一个执行员娜塔利娅——一个比我稍大一点的年轻姑娘——去第 27 民警分局查封一辆被罚没的汽车。

汽车停在车库里，车库钥匙在分局的一个工作人员那里，正是吃午饭的时候，我和娜塔利娅没地方可去了，我们就坐在车库旁边的长凳上。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们等烦了，我就去找分局的值班员打听谁可能拿着钥匙，值班员正在看报，他不高兴地放下报纸，嘟嘟囔囔地说：

“我给你们说了，他快来了。”

“也许他已经来了吧？请您打电话问一下。”我坚持说。

“他没有来……如果他来了的话，我会看到他，你们也会看到他。”

“我们怎么会看到他呢？”

“你们会看到他，他总是很显眼。”值班员不知为什么笑了，

“他那么大的个头……”

我真的看到他了。

法院执行员娜塔利娅早就走了。我和米申却仍坐在被罚没的“沃尔沃”汽车后排的座椅上。我感到“热恋”开始了。当天米申工作到24点，很自然，我一直坐到他下班，然后他开车送我回去。

早晨我明白了，我全身心地爱上他了。可是，米申却说，他已经结婚，有一个孩子，并且在这之前他的词典中还从没有过“离婚”一词。但这并没有吓住我。我经历过失败的婚姻之后并不急于成家。我在恋爱，一切困难在我的感情面前都淡化了。晚些时候我才明白，或许是我没有结婚的打算，才使我能把米申留在我的身边。当时我很少去分析男人的心理，并且幻想着用“他爱我”来聊以自慰。米申对我很好，他温柔，对我甚至关怀备至，只要工作允许他这样做的话。

他在我家成了自己人。尽管妈妈的某些看法已经过时，她认为我已经长大了，不论从她的还是从我的失败经验中已吸取了足够多的教训，可是说来有些奇怪，妈妈对他颇有好感。妈妈的病很重，可能她也想让我身边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当米申——一个有两米高、宽宽的肩膀，结实发达的二头肌的巨人——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有依靠受到保护的感觉。可能他的真诚坦率博得了对人们存有戒心的妈妈的好感，因为我介绍他们相互认识的那一天，米申就向她通报了自己的家庭情况。不管怎么样，我们家的门对他一直是开着的，几个月以后，米申便有了我们家的钥匙。

与米申的交往使我大开眼界。我觉得做侦查员很危险。他每天都冒着生命危险与犯罪分子打交道。如果他答应晚上10点钟回来，而深夜1点才回来，我便担心得发疯。脑子里会出现一幕幕逮捕、攻击和相互射击的画面。而米申却总是十分平静。

“你担心什么，小傻瓜？我不过是在辖区里走走，看看是否一切正常。”

“夜里外边漆黑一片，你真的不害怕吗？”

米申耸了耸肩：

“我怕谁？好人不会伤害我，坏人——他们知道我是一个侦查员，这是第一。第二，我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敌人不总是在外人中间才有，很可惜，敌人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在自己人中，他们才是我真正害怕的。”

这是我的第一个发现：米申不喜欢“自己人”，并且害怕他们。

第二个让我感到奇怪的发现是：米申对各种轰动全市的犯罪事件一点都不关心。尽管妈妈也知道他的这个特点，有一次还是向他询问了当时轰动整个莫斯科的一件事。

“米申，那个杀死 20 个穿红衣服女人的狂徒怎么样了？还没有抓住他吗？”

米申皱了皱眉头：

“太夸大其词了。实际上只有两个人被杀，其中只有一个妇女是穿红色衣服的。他是否是个狂徒也很难说，我们抓到他以后才会知道。”

城里常常有一些谣传使全市人震惊：一会儿说一个著名女演员被盗，一会儿又传说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冠军被杀。对我的问题米申只是开玩笑就算是回答了，不作任何评论，开始一段时间我感到很委屈：“怎么，你对我保守工作秘密？不信任我？”

“天哪，这哪里是秘密？人们喜欢议论一些杀人和数额巨大的抢劫案件。你要知道，我只关心我干的事，其他的事一律与我无关。一个人民演员被杀对你们来说是一件耸人听闻的事，可是在我负责的区段内被杀的不是这样一些名人，但每一个案子都同样重要，因为发生在我的辖区内。我无暇关心别人那里发生的事，如果与我的直接工作无关的话。”

由于我的嫉妒心理使我有第三个发现。三八节前我偶然在街上看到了米申和一个年轻女人在一起，她穿戴优雅、高贵。我突然将自己放在她旁边与她比较起来：苏联牛仔裤、旧高领绒

线衫、难看过时的靴子……一连几天我都在生米申的气，后来忍不住了：“在加里宁大街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是什么人？”我尽量使自己说话的声音很平静，装着漠不关心的样子。

米申沉默了很久，然后回答说：“这是我的错，我本应该及时地警告你，任何时候在街上或者在任何公共场所你都不要走近我，任何时候你都不要同我打招呼，明白吗？”

“不，”我很想表现出自己的自尊心，“你因为我而感到羞愧吗？你害怕我在工作场所认出你来吗？如果你觉得我是个累赘，那我们就中断我们之间的关系好了。”

米申抱住我，抚摸着我的肩膀：

“我的小姑娘，除了在你这儿和在家里的时间外，我每天工作 24 小时。如果你在街上走近我，那些不需要知道我和你相识的人就会看见，我的每一个亲人都是我防护体系的一个缺口，我不是为自己担心，但是我不想让某个人企图伤害你而使我痛心。”

过了很久，回头想想，我明白了，米申对于我仍然还是一个外人，他不给我讲任何工作上的事，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他连自己的朋友也不对我讲。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有朋友。而且，他也不愿意和我的好朋友相识。现在我明白了，这一切对他都不重要，他只需要一个大家总是喜欢他的家，不向他提任何问题和要求，在家里他可以感到温暖和安静。看来，一个侦查员必须有这样一个家。但是他只有一个家吗？自从有一次我注意到他的钥匙后，我就不止一次地问自己。钥匙串很重，上面除了钥匙外，还有印章和警徽。

“你随身带这么重的东西干什么？”我很奇怪，“难道你每天都要用到这些钥匙？”

“你看。”有时米申对我非常耐心，像对待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这是办公室的钥匙，这是开保险柜的，这两把是我家的，这一把是开信箱的，这一把你认出来了吗？这是你家的。”

“这些呢？”

“啊……这个，也是开各种需要开的门的。”他摆了摆手。

关于这些“需要开的门”的问题使我久久不得安宁。

米申有一个惊人的品质——他能对问题避而不答。他同一办公室的同事沃尔科夫也是这样。本来对提出的问题应立即就有实际性的回答，但过了2秒钟至3秒钟，我知道，没人回答我。

沃尔科夫是我认识的米申的第一个同事。事情是这样的，我和米申认识之后，大约过了两周，他突然消失不见了，我等他的电话，一开始我莫名其妙，很生气，后来真的害怕了，我就给他办公室打电话，一个男人的声音很有礼貌地回答了我：“米申出去了，有什么事要向他转告吗？”

“您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工作情况一旦允许，他就会回来的，我正在等他的电话，如果可以的话，请留下您的电话号码。”

“请转告，玛丽尼娜从国立莫斯科大学给他打过电话，他知道我的电话号码。”

“我一定转告。玛丽尼娜，祝您一切顺利。”

我坐在电话机旁，听着听筒里传出阵阵的蜂鸣音，我忘记了该把电话放好。也许我使米申倒了霉？办公室里的人怎么会突然知道我们的情况呢？也许他会因此发生不愉快的事？

我看着电话话筒这样反反复复想了几分钟。我刚把电话放好，电话就响了。

“玛丽尼娜，你那里一切都好吗？你在找我吗？发生什么事了？”

我惊呆了，当时我觉得这是最放肆无礼的行为。我结结巴巴，含糊不清地说，我正在为他担心……

米申立刻打断我：

“关于我的情况不要说了。你那儿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吗？我现在在工作。等我有空了再给你打电话。”他便把电话挂了。

过了几天我们见面了，我就问：“我给你打电话时，是什么人接的电话？他怎么会知道我呢？”

米申笑了笑：“和你讲话的是一个大人物，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沃尔科夫，是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最聪明也是病得最严重的侦查员。说他最聪明——这是真的，说他病得最严重——这是传奇。他只是患胃溃疡，所以他不喝酒，可是抽起烟来像个大烟囪。”

“患胃溃疡吸烟也有害……”

“沃尔科夫说，他不能剥夺自己仅有的一点乐趣，胃溃疡将伴随他终生。”

“你为什么称他为大人物呢？”

“这个人在刑事侦查处工作已经 35 年了，他的工龄比我活在这世上的时间都长，许多人的案子是经过他的手办的，然而，在 35 年里他却没有树过敌。开始我弄不明白，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成就呢？后来他对我说，他有一个规矩：自己的所作所为要做到让每一个从他办公室出去的人还想再回到这个办公室里来。他主要是用电话揭示犯罪。他虽然生活很俭朴，但半个莫斯科的人都‘欠’他的，我信任他。”

“所以你就向他扯了很多关于我的情况是不是？”

“没有扯很多，而只是提醒他，如果以后你打电话，必须找到我，他知道怎么办。我们俩是搭档。所以，你已成了我们铁哥们儿中的一个。”

“这些人多吗？”我表示歉意地问，“这些人中女的多吗？”

“你是个小傻瓜。”米申笑了。

我无论什么时候给米申办公室打电话，沃尔科夫对我总是很热心，问我的学习情况，问我妈妈的身体情况，给我形成一种印象：他像亲人一样挺喜欢我。但是如果米申不在，我从来没从他那儿打听到米申具体在哪里、什么时候回来等情况。

1978 年 3 月 15 日 莫斯科市

“你听我说，老伙计，对你的工作情况我挺赏识。正因为如此我才想和你谈一个非常隐秘的话题。你不要做出一副吃惊的